

论最佳关联在话语交际中的动态实现过程

钱红英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在 D. Sperber 与 D. Wilson 提出的关联理论基础上,论证获取话语的最佳关联需付出努力,其过程是在线的动态认知过程。力图说明参与此过程的信息纷繁复杂,而在短时间内处理众多信息,就需要新旧知识的积极互动,听话人努力寻求与说话人意图最为相关有效的信息以完成认知推理过程。

关键词: 关联理论; 最佳关联; 动态认知过程; 语境假设; 认知语境

中图分类号: H319.9 **文献标识码:** A

0 引 言

关于话语交际的理解和探讨,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众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后两者感兴趣的是话语的社会及文化方面含义,而前两者分析的是话语本身的语言特点、语境及话语交际的认知过程、话语的最终理解过程。正如桂诗春指出的那样:“其实语言的使用是心理和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1]

在语用学领域,D. Sperber 与 D. Wilson 提出的关联理论为语用学的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角,为后来的语用学家提供了会话含义推导的新理念,被认为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对西方语言学界具有较大影响。这是继 Grice 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其合作原则之后又一全新的语用理论,Sperber 和 Wilson 对 Grice 的合作原则提出了质疑,并试图用关联理论来更有效地分析会话含义的推导过程。本文将以关联理论为依据,诠释言语交际过程中人类的认知推理过程,以及最佳关联是如何在这一动态的推理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1 关联理论中对最佳关联概念的阐述

1986 年 Sperber 和 Wilson 出版了“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标志着关联理论的诞生。在此之前已有的一些解释会话含义的理论(如 Grice 的会话含义理论)对实际的话语解释不够充分、有效,因此关联理论应运而生,旨在弥补先前理论的不足,将认知过程加入对人类话语交际的解释之中。

关联理论是基于以下两条基本原则提出来的:a)人类的认知倾向与最大限度的关联吻合;b)人类的每个明示交际活动都假定其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最佳关联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研究听话人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期待。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一个话语的关联性可以比期待的关联性要大。为了取得完满的语境效果,在寻找关联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追求较高层次的关联。于是他们提出了最佳关联的假设:a)说话人试图表达的意思是听话人紧密相关的,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b)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因而最具关联性^[2]。

例如:

(1) Linus: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Violet?

Violet: You're younger than me. (*shuts the door*)

Linus: [*puzzled*] She hasn't answered my questions. ^[3]

从表面上看,这段对话中 Violet 似乎对 Linus 的提问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 Linus 本人似乎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确定 Violet 的答复是肯定还是否定。因此,该段话语交际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 Linus 不能有效地理解 Violet 的话语含义及意图。而我们根据最佳关联的假设,Violet 的回答肯定是与 Linus 相关的,是值得 Linus 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的,只不过 Linus 所期待的回答并非如此,于是放弃了努力。

“在正常的交际背景下,即交际双方神经都正常与合作的前提下,似乎很难找到不关联交际信息的例子。”^[4]这段对话中,Violet 的意图是告诉 Linus“你比我小”,因此回答是否定的“我不跟你玩”,并且用 *shuts the door* 这样的形体语言来强化这一明示刺激。至此最佳关联已经得出明确的推理结果,但对于特定的听话人,说话人的明示刺激不能满足其期待,于是放弃努力,没有积极地合作,最终导致交际失败。

2 关联推导:获取最佳关联

可以把关联理解程序或关联推导归纳成下列模式:

新信息+原有语境假设→语境隐含;

话语+关联→(认知)语境效果。

在这一模式内,新信息来自话语,通过明示言语行为(ostensive speech behavior)表现出来,触发交际者构建设或激活交际者原有假设,新信息对原有假设的加强或削弱效果即新旧信息互动后推导出结论。由此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两种结果(新信息为 P,旧信息即原有语境假设为 C(contextual assumption),语境隐含为 Q):

A. P 增强语境假设: $P+C(P \rightarrow Q)$;

B. $\sim P$ 抵制语境假设: $\sim P+C(\sim P \rightarrow \sim Q)$ 。

例如:

(2) A: What's the time?

B: (a) Eleven.

(b) Time for coffee.

(c) I haven't got a watch, sorry.

(d) Why do you ask?^[3]

对于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听话人会因为自己的习惯、能力和喜好而提供截然不同的回答。但无论如何,听话人 B 自己必然认为自己的回答是具有最佳关联的,是值得 A 付出努力推导出认知效果的。在这段对话中,A 提出问题想知道时间,他所期待的是听话人 B 告诉他几点钟了,而只有回答(a)最直接地提供了 A 所寻求的信息,不需要关联理论的帮助来进一步推导其含义。回答(b)提供了新信息“喝咖啡的时间”,加上旧信息或原有的语境假设(即说话人脑海中已有的知识,如一般喝咖啡的时间是早上工作的间隙,11 点左右),A 便能得出结论,猜出时间,因而是新信息加强了原有的语境假设($P+C(P \rightarrow Q)$)。回答(c)提供的新信息是“我没有手表”,并表示歉意,因为不能为 A 提供答复。而 A 在提问时原有的语境假设是 B 有能力告知自己时间(假设对方有手表或手机等显示时间的工具),结果 B 的回答与 A 的原有语境假设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是削弱或抵制了原有的语境假设($\sim P+C(\sim P \rightarrow \sim Q)$)。

第四种可能的回答(d),“为什么这么问?”表面上看这个回答似乎不符合 A 的期待,那么下一步 A 是放弃对话,还是进一步解释呢,在正常对话情境中,一般 A 会做出解释(如,我想知道时间可以安排目前的活动,是继续工作,还是喝点咖啡休息一下)。而回答(d)表明说话人 B 对说话人 A 的提问进行了一定的认知处理(如,A 自己明明有手表,为什么还要问我时间,他有什么意图或目的呢?令人费解。),于是 B 能得出几种可能的推测:A 忘了自己带手表;A 想要安排什么特别的事情。B 对 A 的意图产生兴趣,并想要知道结果,所以没有直接回答 A 的提问,而用另一个问题来代替回答,并期待 A 给出满意的答复。

由此可见,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话人双方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可能并非简单地对原有语境假设进行加强或抵

制,在一个认知层次(如直接言语行为)上听来无关的信息,在另一个认知层次(如间接言语行为)上可能激活相关的语境假设,并完全可以与相关的语境假设的相应部分进行互动,产生相应的认知效果和语境隐含^[4]。

3 最佳关联的动态推理过程

如前所述,根据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每句话传递的都是最佳关联的假设,且又承认语境有大小差异和层次之分,故有扩展的可能。因此,说话双方在日常对话中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关联期待,而是视说话双方为获得最佳关联的认知效果付出多少的努力而定。Sperber & Wilson (2001)强调关联期待的概念,是因为待解释的信息太多,记忆太有限,推理太强大或结果太多的缘故,故感知系统只能有选择地在潜在的信息集合中处理最为相关的信息,记忆中只能搜寻和利用最可能为关联做贡献的语境假设,推理系统倾向于通过获取最大认知效果和耗费最小认知努力来使关联最大化。

关联推理是一种在线的动态认知过程^[5],说话当时的情景知识、语言上下文知识、说话人的背景知识和社会表征、个人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等等都会参与到关联推理的过程中。而上述知识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故关联推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说话人的每句话都是默认具有最佳关联的。

例如:

(3)H: Hey Don, if you have time tomorrow ah at the gymnasiu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playing the ah the students or something, you might take a look at it, the gymnasium, right near your place.

X: You're joking, d'you know what I've got to do?

H: Oh you've got to do—

X: (laughs) It's a minor panic at the moment.

H: Oh your dissertation.

X: Right. ^[3]

例(3)所体现的就是不断搜索相关信息来完成语义推理,从而实现对关联期待满足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选择信息,摒弃不相关的已有信息,获取最相关的信息,再进行补充或删除的结果,从而达到了最佳关联,顺利完成了一次话语信息的交换和沟通。在例(3)中,H 邀请 Don(X)明天去体育馆看英语系学生的表演,而且他特意加了一条信息,体育馆离 Don(X)家很近。这表明 H 认为自己的这个邀请与 Don(X)是有最佳关联的(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暗示对方你去体育馆很方便。而 X 随即提出反问,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如果每句话都具有最佳关联,那么 X 认为 H 肯定是知道该问题的答案的,隐含义为我有事要忙不能去。而 H 的迟疑表明他在努力地搜索已有信息,而每个人的记忆有限,他一下子想不起来 X 在忙什么,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在脑海里搜寻可用的相关的信息。X 当即笑了,又给了提示,我现在正处于一个恐慌的阶段。H 利用这段时间的搜寻得到启示,终于得到最相关的信息,那就是 X 在忙论文。在此段对话信息处理过程中,X 为了追求说话信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了更能突出自己的忙乱和慌张,并没有直接道破自己在做什么。而他说的每句话仍然在传递最佳关联的假设,根据 X 与 H 之间的关系,X 认为 H 是能够推理成功的。

这个话语交际过程是动态的,所谓的动态是双方在处理并理解信息时,认知意识在不断地选取有关信息、摒弃无关信息。而双方的话语期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断地改变。分析如下:

H:期待(X 来体育馆看表演)→放弃期待(X 有事不能来)

X:期待(H 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改变期待(H 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给出提示)→满足期待(H 知道自己在忙论文)

而双方所处理的信息经历了如下的动态认知过程:

H:知道 X 住在哪,他的住处离体育馆近,非常适合来看表演,而且双方都是英语系的学生,应该会对表演感兴趣→X 住得近也未必是个充足的理由,而且 X 也未必对英语系的表演感兴趣(放弃原有的假设)→X 有更充分的理由使他不能来看表演,他在忙什么呢?(搜寻并产生新假设)→记忆有限,也许 X 忙的事情有很多,应该是哪件事情与当下的情景是最相关的呢(推理结果太多,难以取舍)→令 X 头疼慌乱的事情那应

该就是论文(在众多推理结果中选择最相关的那条信息)→关联推理完成。

X:H 提出这样的邀请很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假设 H 是知道的)→H 的迟疑表示他并不是很确定(放弃原有假设)→给出暗示,让我慌乱的事情(提供新的信息,帮助 H 完成推理)→假设信息加上新的补充信息获得了最佳关联效果。

此外,也有些交际过程,并不需要不停地对新旧信息进行取舍,而是需要综合多个已有的信息来合成隐含意义。这个综合的过程同样也是动态的。

例如:

(4)A: Where is the ticket?

B: The ticket is in the wallet. [2]

A 提出问题,期待 B 告知自己票在哪里。似乎 B 的回答是明确的,可是 A 又面临着新的待解决的问题:钱包在哪里? 要获得 B 所说话语背后真正的隐含意义,A 就必须进行动态的逻辑推理,合成多个已知信息来获得新信息。逻辑推理过程如下:

票在钱包里→钱包在手提箱里→手提箱在车里

根据包含规则:

输入信息:(X 包含在 Y 中)

(Y 包含在 Z 中)

输出信息:(X 包含在 Z 中)

于是我们得到:

票在手提箱里→票在车里(钱包也在车里)。

可见,人类的话语交际因为特定的效果要求,并不会都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通过给出自认为与对方最相关的信息,要求对方进行一定的推理完成隐含语义推测。而这个过程因为参与的信息量巨大,不可能是一气呵成的,要获得最佳关联就必须付出努力,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肯定是动态的,要根据话语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变化。关联理论也承认语境的大小差异以及语境的延伸或扩展可能,即在小语境内不相关的信息,在大语境内可以相关,在原有语境中不关联的信息,在扩展了的语境中可以关联。投入了一定认知努力,可以获得一定的认知效果,追加了认知努力的投入,也可以产生附加的认知效果等等[5]。

4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将话语分析放置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中,最佳关联是语言交际中始终不变的一个基准,是一个常量,而语境尤其是认知语境则是一个变量,它包括纷繁复杂的各种知识,是说话者脑海中各异的心理结构体。言语交际过程就是一种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其中涉及到语境假设的选择、延伸、调整与顺应等,所以它是一个与交际者已有知识密切相关的动态的认知处理过程。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认知语境上越是趋同,双方耗费的认知努力就越小,而交际越容易成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交际过程既是一个语境的建构过程,又是一个认知的推理过程。不管是哪个过程,动态的发展趋势是其不变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桂诗春. 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2]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3] Tsui B, Amy M. English Convers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4] 熊学亮. 试论对关联期待的放弃[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3): 3-4.
- [5] 熊学亮. 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0): 2-3.